

政治民谣与《诗经》的比较

舒 大 清

(湖北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湖北 黄石 435002)

[作者简介] 舒大清(1965-), 男, 湖北鄂州人,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摘 要] 政治民谣和《诗经》有差别: 前者直言, 效果显著, 有力约束对象; 后者含蓄概括, 效果缓慢却绵长经久, 化人于无形, 表明二者的起源、性质、功用的不同。它们又具相同处, 即政治童谣中隐语式的晦涩风格、评论民谣的总括论断倾向, 与《诗经》的温厚含蓄、总体概述风格颇为接近。显示《诗经》对政治民谣的明显影响。

[关键词] 《诗经》; 政治民谣; 异同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37-05

将政治民谣与《诗经》对比, 以往少见。本文尝试从此角度进行比较, 以增加对两者的进一步理解。

中国古代政治民谣实际包括两种类型, 即古代政治童谣和政治评论歌谣。

古代政治童谣, 主要出现在《左传》、《史记》, 及《汉书》到《清史稿》中的历代《五行志》中。虽然以童谣命名, 但和一般儿歌不同的是, 它集中在政治领域, 采用神秘的形式, 杂以对现实政治因素的理性分析, 对未来政治结局进行预言, 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谋略, 指导人们的未来政治选择。比如《后汉书·五行志》中的“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卜, 不得生”的童谣, 即是预断董卓结局的必败, 为人们的政治行动做指引, 从而与之进行斗争, 铲除董卓。其它政治童谣大抵如此, 表现出极大的指导性功能, 显示实用性特点。

而政治评论童谣, 则集中在对现实政治中人物或事件的评判上, 尤以前者为主。从春秋时代开始, 到了东汉时代, 达到顶峰, 魏晋而下, 十分盛行, 唐宋至于元明清, 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存在形态。和童谣关注未来不同, 评论谣是对过往的人事进行判断, 评其善恶, 约束其对象的未来行为。比如《汉书》所载的“一尺布, 尚可缝, 一斗粟, 尚可舂, 兄弟二人, 不相容”的民谣, 显然是评价汉文帝对自己的兄弟淮南王处置失当, 而使其死亡的悲剧, 讽刺统治者亲情的寡薄。当然大多数的评论谣, 还是集中在县郡长官的行政善恶上, 从而有力地约束其行为; 而另一方面是集中在当时名流的德性才能之上, 成为其个人形象的标志, 这在汉末晋魏之间, 达到极盛。

两种政治歌谣虽然分别指向过去、未来, 但是作为政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则是明白的, 都有力地影响或干涉了现实政治, 因此具有强大的实际作用。这使它们和一般诗歌, 比如《诗经》类诗作表达人们一般情感, 反映当时各个方面的生活不同, 甚至和《诗经》中政治诗的非指向性、普泛性特点也有巨大差异。但是, 毕竟这种歌谣的作者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中, 故而在形式上, 即政治民谣中童谣的隐晦风格、评论民谣的总括倾向与《诗经》含蓄抽象相当接近, 表明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下面我们将二者进行比较, 辨同别异, 以便对《诗经》和政治民谣的功能、性质有更深刻的体认。

一、政治民谣与《诗经》之异

《左传》、《汉书》等典籍中政治民谣与《诗经》的差异十分显赫。《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睥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驂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睥”是突暴之意，“皤”是挺出之意，“思”与“腮”相通，即言其人络腮胡的形状。这一段中，实际有三首歌谣。华元被郑国俘虏，中间逃回，在他主持宋国筑城工程而巡视时，筑城者歌唱讽刺他的歌谣：长一个鼓眼睛，挺一个大肚子，兵败被俘，他竟有脸归来！他满脸大胡子，还要再来当我们的监工。华元于是叫自己的驂乘以歌回敬说：牛多皮充，犀兕尚多，丢掉盔甲，还可再来。于是役人又以歌答之曰：纵然牛皮尚多，但历史能忽视它吗？

筑城者的讴歌有两种意味：既可以当成一般的歌谣，又可以看成一种言论，如果从孔子慎言的角度讲，筑城者的言论大不敬而违礼。这些人地位卑微，竟公然讽刺他们的卿相，彻底背离了君君臣臣的规矩。而从儒家的诗教来说，也是背道而驰：诗教要求温柔敦厚，这谣刻薄而露骨、粗野而无情，有违“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孔子曾责备“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揭人隐私，显人缺失，是孔子大忌，而此歌揭举华元的败军之过，对他眼睛肚腹的丑陋形貌，大加嘲讽。《诗经》中，绝无这类诗作，以陈灵公的淫荡无耻，《陈风·株林》的作者不过以夏南作夏姬的代称，他们淫乐的地方则委婉地称之为株林，与宋城者讴相去何止以道里计！就是从《诗经》诗一般主含蓄抽象，尽量远离具体细节来说，此歌也与之判然对立。他说出了主人公的外表：其眼、其腹、其腮。指明其职：“复来”监管我们。揭露了其人的丑事劣迹：弃甲而归。无一处不反儒道而行，敦厚之意荡然无存。《诗经》中的诗因为抽象朦胧，必须有《诗序》的提示，方可理解，而宋城者讴，读者一望而知指谁，这种歌谣自在儒家诗教之外，“使篇篇但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1]（第2065页）尽管如此无礼，可是宋国的华元并非采取镇压手段，而是避而去之，反映当时华元因战败而在政治上的相对虚弱地位，华、向等诸族争斗损害在上者之势力，使宋国政治气氛甚为宽和，故对言论也未一概而非。

宋国的同类歌谣非此一首。《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且诅有祝，祸之本也。’”

前面我们已知宋国因大族争斗，使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允许言论有某种自由。宋平公在农功未毕时，命皇国父为己筑台，而子罕则请延至农功已毕时，不为平公所许，结果引起筑者的不满。他们讴歌说：白皙的皇国父，真是兴役之人；而黑黑的子罕，真的好安慰我们的心！表达鲜明爱憎。这跟前面的宋城者讴风格一样，它与《诗经》风格相反，背含蓄温恭而取具体直白。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无非是《诗经》曾被人整理，而前者有更多的生活原型。此类歌谣表明，世上并不只有一种言论或诗歌风格。人们或诗作者既可委婉叙说，也可口没遮拦！

先秦如此，汉后亦然。秦汉以后的评论性谣，多指县、郡长官的功过和士人的善恶，少量是对世俗事件的评断。故也必指具体的人和事，离不开定向性质：将对象坐实，介绍人事名称。《汉书·王莽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后汉书·丁鸿传》：“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吕布传》：“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曲有误，周郎顾。”评论谣的针对性和个体性，总是和具体的人事连在一起，直接显示主题，而非诗谣自彰，或读者感悟，使其和含蓄风尚拉开距离，温厚之气大减，使我们看清《诗经》的风格与此种谣歌的区别。

《左传》评论性民歌和汉以后的评论谣如此外露，这是唯一的一吗？不是。政治童谣与此一样，也很具体，而非大略，故也不含蓄温厚。卜偃引用的童谣和鵲鵲谣就具备这个特点，即将童谣的具体日期和事

件细节说得很清楚。《左传·僖公五年》:“丙子之辰,龙尾伏辰,……火中成军,虢公其奔”,说了丙子日晋国将灭虢国,虢公将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鹄鹄谣“鹄之鹄之,公出辱之。……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鹄鹄鹄鹄,往歌来哭”,述鲁昭公将逃出鲁国,其国内则不断给他送车送衣,却不接他回国,使他流落于外,最终死于异国,而其弟接继其位。这种具体性、定指性甚至于叙事性和《诗经》诗歌内容的一般性、浮泛性、广治性相去太大。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作为实际生活中的谋略和指导需要使然,卜偃童谣备晋献公的顾问,必须给出具体的日期,从而作出决策,鹄鹄谣要预言鲁国政治走向。于是作为诗歌的抽象性和广治性就失落了。所以它成全了具体事件,却消解了广泛的兴象特色,体现时代作用,但失去了永恒的意义,成就了生活实务,丧失了文学意味。《人间词话》:“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2](第342页)童谣如此具体,是其政治性使然,它实际是介于诗和言之间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作为政治利器,它与文学的普遍抽象性差别很大,而真正的诗歌,如《诗经》等,则通古今而观之。

真正的文学,须从具体升到一般,通过具体事件,表达人性的永恒。《诗经》纵写个体人事,也不会沉溺其中不出,“绅士阶级……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3](第186页)中国最好的诗歌无不具这特点。如屈原辞赋中,即使有实际背景的《离骚》、《九章》,作者也从不将它细说,而只谈自己的感触和善恶之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想了解屈原的经历很难。其他各代诗歌都泛抒其一般感发,不将事情的本末呈于世人目前。

要之,诗人不需解决什么,只表达一种意念。诗歌潜移默化之习尚,使它远离速效。它作用的是人性,与实存的现实相去若云泥。某些人视文学为速效工具,或政治仆从,是对孔子诗学精神的偏误。因为世俗所尊在于功用,而孔子关心在乎德行。君子所明在于义,小人所喻在于利。所以历史上,现实的成功,少转为诗歌上的创造。反之,伟大诗人,常是世上的失意人。故以现实看诗歌,其荒谬不可胜言。王国维《文学小言》说:“铺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4](第310页)所以有此结果,韩非实用主义、墨者功利倾向等的影响,无疑也是大原因,然现实力量终究是第一因素。一当这现实形势消失,文学即复本流。

前面我们曾讲特别政治谣歌中,童谣是理性之物象,评论谣也是,故是特别的语言现象,与诗歌差别甚大。从政治童谣、评论谣中,感受不到对人类感情的触动,更别说教化读者,它不是艺术。过去的文学史论著中,总在一个时代主体文学论述完了后,加一个民间歌谣的尾巴,特别要谈政治歌谣,且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中坚,表达人民意愿云云。这并不太准确,它们实际是一种武器,故研究者常说政治家或野心家用它做攻击政敌的刀枪。若是史学家,倒有必要研究它们,拿它做特殊政治谋略或舆论监督来对待。因两种政治歌谣本属于政治历史,故文学研究者琢磨它的好处是,将诗歌文学置于一个更广,即包含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观察,对它会有更深刻体认,而童谣评论谣就是文学外的文化现象。将两种功用极强的政治歌谣与《诗经》的重德性加以比较,更能彰显各自的特征。

二、《诗经》和政治民谣之同

儒家政治诗具有温厚的特征,它和政治民谣有差异,即一个是温柔抽象,一个是具体不讳,从而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两种诗歌有无近似处?显然有。要知道,政治民谣的作者,与纯粹的民间人物还是不同。他们的思维还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社会经历、知识结构和思想形态,与统治者有颇多相通处,他们是在位的统治者和民间的一个桥梁。因为这种原因,政治民谣一方面是直白无文,追求速效,但并非一点不温厚,《诗经》中含蓄委婉的风格在政治童谣上面烙上隐语般的印记,而《诗经》抽象泛言特点,也被评论性民谣继承。

暗示指代法是童谣习用的方法。《朱子语类》说过:“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三外

……但比意虽切而浅。”当然暗示虽非比喻,但是还是颇近此功能,能达委婉之效。《诗经》比用得最多,故致此效非偶然者。比如《邶风·新台》:“新台有泚,河水瀼瀼。燕婉之求,蘧篚不鲜。新台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篚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诗序》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此诗的“新台”代指宣公纳伋之妻之地,“蘧篚”则暗指卫宣公。《齐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鰈。齐子归止,其从如云。”用“敝笱”比鲁桓公的管束,用“其鱼”比文姜的淫纵,这种比也可看做暗示。这是《诗经》常用的方法之一,从而达到含蓄温厚的效果。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童谣也是这样。《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此谣的“桂树”代指汉家,“华不实”比喻为无继嗣,黄爵比王莽,“巢其颠”比王莽占汉家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童谣中的“黄牛”指代王莽政权,“白腹”暗指公孙述小朝廷。《后汉书·公孙瓒传》“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中的“燕南垂,赵北际”代指易州。《后汉书·五行志一》“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中“河北”代指刘秀及其政权。以上这些谣中,都倾向于使用暗示指代法,通过它们的巧妙造句,指向作者欲表达的意思。当然揭开那么一点修辞方法,发觉其技巧并不深奥,犹如朱熹说“比”法“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但比意虽切而浅”,最终意义还是很具体的。这种与“比”近似的指代法,还是使童谣烙上了一点隐晦的特点,增加了含蓄的意味,也算是对《诗经》温厚风尚某种程度的继承。

评论性民谣也与童谣一样,具有《诗经》的泛指精神。当然这里不是用暗指法,而是专论所歌对象的总体政绩或德行。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谣是人民评论文帝未能恰当对待其弟淮南厉王长之事。本来可以将文帝如何骄纵淮南王的过程稍加叙述,但是民谣还是一句话,只说文帝不能容允自己的兄弟。这句话包括了很多具体的过程和细节。严厉的谴责或讽刺之语,结果因不落实,显得温厚,谴责之词变成了感叹之意,这毫无疑问是受了儒家宽厚之气的影响。以下一首依然如此。《汉书·朱云传》:“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童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挂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道朱云在论辩《易经》时,将盛宠但却略通《梁丘易》的宦官五鹿充宗,驳得哑口无言。但民谣不直说辩论情形,而只将五鹿的气势概括描绘出来,朱云竟能直折其势,意思仍然明白,但手法则用比喻,显示含蓄作风。其他民谣大抵从这种虽指其人名姓,但泛论其总体行为入手,故谣评虽直而不露,质而有文。至于东汉之际,民谣更是集中在县郡长官的善恶及当时名流的道德上,所以尤显概括性。《后汉书·鲁丕传》:“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千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就鲁丕《五经》上的造诣而说。《三国志·裴潜传注》:“大鸿臚,小鸿臚。前后治行曷相如。”赞裴氏父子之治政。此后评论性民谣,基本就在士人和父母官上做文章,所言不过德行与功过,大半以一句或对称的两句出之。这样一来,则不可能就其人的何种道德和政绩进行细致描述,只能是大略的总断,故而呈现综括性的特点,从而具备某种程度的抽象,达成一定的温厚性质。

须强调的是,这温婉性和《诗经》的含蓄有别,《诗经》一般避开具体人名事迹,泛述某情某感,不落实于细节。即使叙事诗,虽然用上“赋”法,也多从事件的总体角度道出,为作者的理念感发作铺垫,《生民》、《公刘》、《大明》等诗不能给予周代历史真价值的参考,其目的在显示先人之崇高及伟大德义。它不能称为叙事诗,实际更具抒情诗神韵,虽然《史记》中曾将它们作为周代历史的资料看,这和后来童谣、评论谣的具体性,有大差异。而无论是童谣的暗指和评论谣的是非判断,其功用性还是大得多。不管怎么说,特殊政治歌谣的作者身上,儒家的思想和《诗经》的浸渍很深,即使在这种远离诗歌艺术的语言形式中,还是或多或少烙上了委婉印记。另外两种谣所以形成这风格,还跟其性质有关。谣是一种预言性或定指性断言。因是判断,故须给出结论。这使它不可能说过程,而只论终局。于是就与具体的细节无缘,总括性成了它的风格。尽管有这因素,无妨它受前人温柔诗风的影响。

要之,政治民谣与《诗经》既有相异处,即一是直言表意,且效果显著,有力影响对象;一是委婉含蓄,概括抽象,效果缓慢却绵长经久,化人于无形,表明二者的起源、性质、功用的差异,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知政治民谣的产生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提供谋略参考或判断其善恶,见出其强烈的现实干预性质,具有极强的工具特性,更近于历史或政治文化,和《诗经》那种从人性,从一般性抽象性角度,表达人的感情的作品的大差别,从而达到更深刻理解《诗经》和政治民谣的本质。当然二者也具相通处,即政治童谣中隐语式的晦涩风格、评论谣的总括论断倾向,与《诗经》的温厚含蓄、总体概述风格十分接近,表明《诗经》对它的影响,见出政治民谣的作者,受到正统文化的有力影响,间接看出政治民谣对现实的影响,实际上受儒家思想的支配。

在过去的《诗经》性质研究中,总是在诗歌本身的范围内进行。本文在对《诗经》与政治歌谣比较过程中,强烈感觉政治歌谣的强大功用性、直接性,与《诗经》的化人于无形的方法,及其含蓄特点间,差别是如此显豁,则我们对《诗经》的认识会有所加强。同时也感到二者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即政治歌谣深受正统文化的影响,明白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对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此种文化现象有更深理解。过去对政治歌谣的研究,虽然给它们评价很高,因为其艺术特点乏善可陈,内心是轻视它的,很少对它进行真正的关注,而一旦我们认真审视它们,特别是将其置于与《诗经》这种正统的诗歌形式对照时,即刻就发现其被作为参照的意义,即更能衬托《诗经》的特点性质,而在这样的時候,其自身的性质特征也彰显出来,对其认识必定更为深刻。

[参 考 文 献]

- [1] 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 胡适.白话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Comparison between Political Folksong and The Book of Songs

SHU Daqing

(Chinese Department, Hubei Normal College, Huangshi 43500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U Daqing (1965-), male, Doctor, Chinese Department, Hubei Normal College, majoring in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Political folksong is different from Book of Songs, Political folksong owns these characters that speaks and effectively restricts opponent, whereas, other characters exist in The Book of Songs, such as implied expression, slow and continuance effect. All of the descriptions above indicate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between Book of Songs and Political folksong, including origin, kind and function. However, the similarity also exists in Political folksong and Book of Songs, such as the style of implied expression in political nursery rhyme and the tendency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comment folksong, which are similar with the style of Book of Songs.

Key words: Book of Songs; political folkso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